



周作人传

(修订版) 钱理群〇著

Biography of Zhou Zuoren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周作人 传

(修订版) 钱理群○著

Biography of Zhou Zuor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传 / 钱理群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75-3911-0
I. ①周… II. ①钱… III. ①周作人 (1885~1967)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6524号

周作人传

作 者: 钱理群
选题策划: 李红强
责任编辑: 张明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qiao-mai@163.com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67
编 辑 部 010-583362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911-0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再版前言



本书“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现在,一晃二十三年,我也由盛年进入老年。回顾书出版后的遭遇,更是感慨万端。先是遭到围攻,横加“为汉奸辩护”的罪名;后来,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以及自由主义大行其时的时代思潮里,周作人突然大红大紫,我对周作人的某些批判性审视,又变得不合时宜。我也不愿意凑热闹,遂多年不在公开场合谈周作人,唯私下把玩其作,随手写下心得,最后积成《读周作人》一书。加上与《周作人传》同时写的《周作人论》,算是有了一个我的“周作人研究三部曲”。《周作人论》与《读周作人》近年已由中华书局和新华出版社先后再版(改题为《周作人二十一讲》和《钱理群读周作人》),现在蒙华文出版社李红强先生的厚爱,又将《周作人传》再版,自是倍感欣慰。我也借此重读旧作,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相对自由的气氛之下,那样的从容、淡定的心态和笔调,潜入历史、人性深处的沉思的写作与生命状态,如今几乎已很难重现了。我为之惆怅不已,并深感历史的无情。但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另引文及出处、错字等改动了百余处。此书再版,自然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本书,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和历史,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钱理群

2012年9月22日

目录



第一章 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 /1 (1885. 1—1901. 8)

- 一、最初的记忆 /1
- 二、台门之内 /3
- 三、十字街头（上） /15
- 四、十字街头（下） /21
- 五、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30
- 六、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 /48

第二章 发现新大陆——在南京 /65 (1901. 8—1906. 6)

- 一、“不过如此” /65
- 二、一把“火”烧起来 /71
- 三、徘徊中的追求 /82

第三章 第二故乡——在日本 /95 (1906. 6—1911. 秋)

- 一、第一瞥的印象 /95
- 二、买书、读书与译书 /99
- 三、初试锋芒 /107
- 四、师友之间 /111
- 五、婚后 /119

六、赤羽桥边 /127

第四章 “卧治”时期——在绍兴 /131
(1911. 秋—1917. 4)

一、大风暴里的孤独者 /131

二、寂寞中的默默耕耘 /137

三、《异域文谈》及其他 /141

四、“起怀旧之思” /143

第五章 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北京（一） /150
(1917. 4—1920. 12)

一、从绍兴到北京 /150

二、亲历复辟事件 /154

三、卯字号的名人 /157

四、“开新纪元”的工作 /162

五、《贞操论》及其他 /166

六、新的信仰 /168

七、“小河”的忧虑 /173

八、“六三”事件 /178

九、“新村”运动 /181

十、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 /189

第六章 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 /193
(1921. 1—1927. 10)

一、病中的彷徨 /193

二、“自己的园地” /200

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风波 /204

四、新与旧之争 /209

五、“胜业”——人的研究 /214

六、爱罗先珂 /218

七、情感的波澜 /224

- 八、兄弟失和 /228
- 九、“教训之无用” /236
- 十、“又回到民族主义” /247
- 十一、《语丝》的工作 /250
- 十二、若子的病 /253
- 十三、卷入时代旋涡中 /255
- 十四、《国语文学谈》里的反思 /261
- 十五、“两个鬼” /263
- 十六、“谢本师”与“何必” /267
- 十七、在血的屠戮中 /271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 /279 (1927. 11—1937. 7)

- 一、凡人的悲哀 /279
- 二、若子之死 /287
- 三、《骆驼草》 /289
- 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296
- 五、五十自寿诗 /303
- 六、东京之行 /308
- 七、风雨故人来 /313
- 八、“杂糅中见调和” /322
- 九、“葛理斯的时代”及其他 /329
- 十、“日本店”的开张与关门 /339

第八章 走向深渊——在北平（四） /346 (1937. 7—1945. 12)

- 一、又一个“苏武”？ /346
- 二、终于“下水” /355
- 三、“中国的思想问题” /369
- 四、江南之行 /376
- 五、“反动老作家” /380

六、“道义事功化” /386

七、无生老母的信息 /392

第九章 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 /404
(1945. 12. 6—1949. 1. 26)

一、人狱与审判 /404

二、《老虎桥杂诗》及其他 /411

第十章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 /420
(1949. 1. 27—1967. 5. 6)

一、横浜桥边 /420

二、《亦报》随笔 /426

三、“腰斩”以后 /436

四、“出土文物” /442

五、“寿则多辱” /449

六、“忘却斜阳” /454

七、最后岁月 /459

参考书（篇）目 /465

第一章 说不尽的童年

——在绍兴

(1885. 1—1901. 8)

一、最初的记忆

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 1885 年 1 月 16 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 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朦胧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

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槐寿^①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槐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②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

① 这是周作人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槐”字,“原来乃是一个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一天里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槐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

② 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折,年未周岁。

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①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二、台门之内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后,就注意到,居住在大台门内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晚上外出都要点上大灯笼,摇晃的烛光把淡黄色灯壳上三个黑色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唤起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充满温馨而又略带凄凉的回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

^① 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

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伦理。”^①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周家老台門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②

^① 诗载 1969 年 7 月《明报》第 43 期，收《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 1987 年 1 月第 1 版，第 22 页（所引小注未录入）。

^②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3～14 页。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十九岁,周作人十五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韞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①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②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

① 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

② 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

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中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①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涎。

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②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

元宵节一过,“龙灯蟹鹑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③。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放一收之间,又升腾起了新的企盼:“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④

可不是么,绍兴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鹑,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清明时节,桃红柳绿,万木更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不料,在元代异族统治下,这里的人民被视为南宋遗民,贬为最下等的“南人”,妇女竟被剥夺了踏青的权利。人民遂借扫墓之名,进行变相踏青,清明节就成了扫墓节。范啸风《越谚》卷中风俗部下记曰:“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

①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第60页。

②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第64页。

③④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六,上学》,第60页。

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绍兴人一向认为“礼多人不怪”,清明扫墓礼仪十分隆重,^①那繁缛的规矩排场自然是儿童不感兴趣的,孩子们所念念不忘的是扫墓郊游中的野食与野趣。周作人有如下的记忆:“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外雨如丝。烧鹅吃罢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据说,“百狮坟头在南门外,扫墓时多就地泊舟会饮。不知是谁家茔墓,石工壮丽,相传云共凿有百狮,但细数之亦才有五六十耳。”^②扫墓中的会餐亦有特别的规定,范啸风《越谚》卷中饮食类,下列有六葷四素、五葷五素名目,注云:“此葷素两全之席,总以十碗头为一席,吉事用全葷,忤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扫为多,以妇女多持斋也。”据周作人回忆:“此等家常酒席的菜与宴会颇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鸡、醋熘鱼、小炒、细炒、素鸡、香菇鳝、金钩之类,皆质朴有味,虽出厨司之手,却尚少市气,故为可取。在‘上坟酒’中还有一种食味,似特别不可少者,乃是熏鹅……以醋和酱油蘸食,别有风味。其制法虽与烧鸭相似,惟鸭稍华贵,宜于红灯绿酒,鹅则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称耳。”^③假如到跳山去扫墓,那就更有趣味。那里是汉大吉祥崖石刻所在地,有好长一段山路。往年都是骑在佣人肩上,一路招摇而过。如今独自坐“山兜轿”(此“为山行乘物,两竹杠间悬片板作座位,绳系木棍为踏镫,二人舁之,甚轻便”),那才更神气呢。“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④扫墓的悲凉之气早已被春游的自由欢乐一扫而空了。

清明之后是立夏。绍兴有立夏日“称人”的习俗,大概原于立秋日当重称一回,以资比较,但民间似忘其意义。此外还要吃“健脚笋”,即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诗云:“新装杠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⑤

接着就是端午,这是“八节”中的大节。每逢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

① 参看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八一,扫墓·八二,祝文》、《药味集·上坟船》。

②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七,春扫墓及自注》,第60页。

③ 周作人:《药味集·上坟船》,收《周作人散文精编》上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30~131页。

④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九,扫墓三》,第61页。

⑤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二,立夏》,第62页。

一大早就用葛蒲剪出的宝剑和用纹艾制成的旌旗插在门框上,中间还有一张姜太公神位,说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中午,用香蒲、柏子、青艾作香料,熏烟消毒,有的还用杂有雄黄的烧酒渍洒,于是有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黄梅、雄黄)的习惯,给小孩额上用雄黄写“王”字,以及分香袋、香球的习俗。这一切,在周作人的记忆里,都升华为迷人的诗:“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①“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待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②

中秋又是一大节日。中秋赏月,绍兴家家在宴请“月亮婆婆”时,除寻常的水果、月饼外,还特地摆上老南瓜,给宴会增添别一种乡土气息。绍兴的月饼有“荤油大月”,重达十斤、二十斤,素月饼中则有干菜月饼和用豆沙作料的。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都深为素食的老年人所喜爱。而周作人念念不忘的恰恰也是素月饼,诗云:“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③

重阳登高,亦是一年中的盛事。但登高饮菊花酒赋咏菊花诗,这似乎都是大人娱乐,与小孩无涉,因此,在周作人这里也没有留下记忆。“四时八节”中的立冬和立夏一样,只是个时令节气,仅有一个整理加固祖坟的习俗,儿童更不关心,周作人也就无诗了。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是年节。绍兴有一句俗话:“大人忙种田,小孩忙过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绍兴还有一首歌谣:“二十夜,连连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好拜爷爷。”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做母亲的即接连开夜车,为孩子们赶做新衣新鞋,节日气氛就已经很浓了。年节的礼仪自然是十分繁杂的,有“送灶”、“祝福”、“分岁”、“辞岁”、“拜岁”等等。只有后两项是孩子感兴趣的,周作人都写有诗:“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④“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

①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四》,第62页。

②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十三》,第62页。

③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四,中秋》,第64页。

④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新年二》,第59页,自注:“大钱方整者名曰板方,金鱼等皆用火漆所制,每枚值钱三五文。”

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①

每一个节日,都在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声、色、香、味之美的回忆。周作人在又过了一个“甲子”之后,回想这一段充满节日之乐的童年生活时说:“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②正是在对童年生活中这些多彩的节日的忘不掉的记忆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而后构成周作人思想要素的最初萌芽。在传统的“四时八节”里,每一个节日都与气候的变换联系在一起。人事的变迁与自然的变化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对应关系,周作人的“伦理之自然化”的思想显然于此得到启发。每一个节日,不单纯是娱乐,都含有某种祭祀与祭神、祭祖、祭民族英雄的意义。一次次子孙与祖先、人与鬼的精神对话,创造出人鬼相融、古今共存的世界,自然产生超时空感,童年时代留下的祖先鬼魂的阴影而后就变成了“故鬼重来”的历史命题。然而,每一个节日又确确实实是终岁劳累以后的精神松弛与情绪发泄。周作人表示很欣赏“四时八节”中“节”的称谓:它表示了“以节为至善”的观念。^③的确,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同于西方(乃至日本)的狂欢,是调节而非放纵,追求灵肉和谐的中和之美。周作人在形成他的“生活之艺术”的人生哲学时,童年时代艺术化的节日生活,无疑是起了某种潜在的暗示作用的——但,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眼前,对于这位周家兴房的槐寿二少爷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只是觉得,生活就像过节一般好玩而已。^④

而且,在周家新台门内,好玩的不只是过节,还有对于大自然的最初发现。

① 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三,新年三》,第59页,自注:“新年客去,例送茶食一盒置舟中,纸盒圆扁,形如旧日帽盒,俗即以纸帽盒称之。合锦点心中,以核桃缠松仁缠为上品,余亦只是云片糕、炒米糕之类而已。”

②③ 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4、175~176页。

④ “好玩”,以后也由生活的直感变成了“周作人思想”的要素,这更是小槐寿所绝没有想到的。